

是思考教育的時候了！

最近有幾件事，不得不讓我們對教育做深刻的思考。一個是 PISA2025 年結果的公佈，香港看來多年在國際比較中下降。另一個是輕生的學生，開學前有一個不忍看的數字。這兩者表面上互不關聯，但是由於最後都會發生在我們的學生身上，就形成了對教育的思考。

PISA2025 的結果公佈，香港在幾個項目都是下滑。首先要說明，PISA 不是一項測評，它的題目講究的是學生思考的過程，而不是對與錯；也沒有絕對的分數，看到的只是所有參加國家的相對表現。它是一項研究，看看在一些迎接未來的準備方面，各國做得怎麼樣？也不是評比，公佈出來的“排名榜”並非目的。這裏暫時不打算評論這次 PISA 的結果。要說下滑，香港是否排名下跌，意義不大，但是絕對的分數卻的確是年年下降。本文的要旨，暫時不在於研究表現下滑的原因，而首先是要講究對待下滑的態度和出發點。

PISA 結果還有待公佈的時候，看過的人已不少。就有人認為，千萬不要提趨勢，也就是不要提下滑。為什麼？有人說：我們正在不斷宣傳香港要成為教育樞紐，就應該是教育處處優勝，不能給人家看到的是敗像。不管如何，隱瞞是不應該的，也是不可能的。過去幾年，香港在 PISA 的表現，已經連續下滑，為什麼竟然沒有引起注意？不是追究責任，而是很奇怪。香港若是優勝，就應該不論出現成敗，就事論事，從中得到經驗教訓，人家才覺得這種優勝是有道理的，才覺得：“你看，人家香港就是有進取心；不怕失敗，從失敗中走出新天地。”隱瞞敗像，其實是沒有自信的表現。香港千萬不要學！

PISA 像體檢 迎接未來

筆者的同事說，PISA 就像是“體檢”，看看自己的身體怎樣。PISA 的作用，主要是看自己的身體，看有什麼地方會有問題？那些地方確實不錯？那些地方又需要修整？筆者的經驗，醫學體檢，只有少數像“骨質疏鬆”，檢驗起來才會與同齡人比較。簡單如量血壓，我們不會問：我的血壓排第幾？因此，PISA 有用的地方，不是說香港有多強，而是說我們那些地方進步了？什麼地方出了問題？這才是對待體檢的態度。

對待 PISA 表現的倒退，有很多種看法。有些說，也許不是我們本身的問題，是測試工具的問題；也就是有些評論說，是 PISA 不斷“搬龍門”，是標準變了，所以我們的表現就不一樣。對不起！這樣的分析是站不住腳的。因為即使是“龍門”“搬”了，但那是每個參與的社會同樣遇到的。為什麼人家沒有下滑，偏偏香港下滑了？

有說為什麼其他的國際比較，例如 TIMSS（關於科學成績的國際測量）或者 PIRLS（關於閱讀表現的國際測量），香港成績都沒有下降，偏偏 PISA 跌了，一定是本港的研究單位執行有錯。經過反復調查，都是根據 PISA 的規矩，都是 15 歲學生的學校隨機抽樣，非常嚴格，沒有任何差錯的跡象。說起來，TIMSS 和 PIRLS 都是根據課程的要求，測量學生的表現，就是“龍門”是固定的，是課程決定的，也是比較傳統的，不像 PISA，並不根據本地的課程，而是拿出日常的例子，要學生思考這個例子的種種。這是 PISA 的原理也是優勢，題目都在看學生是否懂得思考，懂得明白其中的意義。也是因為如此，PISA 在國際上獲得很高的認可，因為大家都想知道，“我們的學生，是否跟得上時代？”並非說 PISA

是極終的最佳測試，但的確是目前最有前瞻性、最有設計心思的測量工具。簡單來說，PISA 量度的是我們中國人說的學生應付未來的“素養”。

PISA 下滑 尋求本地因素

我們下滑了，其他許多地方也總體下滑，但是香港下滑得多一點，這正是我們值得研究的地方。不要怪客觀的環境與條件，也不要怪測試的當局。於是就要研究我們自己，到底是否有些地方出了問題？這就要看我們的學生，到底出現了什麼變異？

一種說法，認為表現下滑是疫情的影響，因為疫情以後，學生的總體表現就不如理想，PISA 就下降了。這也還是無稽之談：其他社會，就沒有疫情的影響？但是疫情之後我們學生的狀態，會不會與其他地方比，更加惡化？就要深入研究。

九月開學前，忽然收到多名學生輕生的消息，令人震驚。數目不算大，但卻是人命呀！這個數目，附近其他地方也許更高，但輕生不講“排名榜”，而是青少年（15 或以下）自殺率¹從 0.9 驟升至 2.9。又都在開學前發生，看來是與學業有關。而據報道，其中 70%來自 Band 1 學校（香港大學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），更加說明很可能與學業壓力有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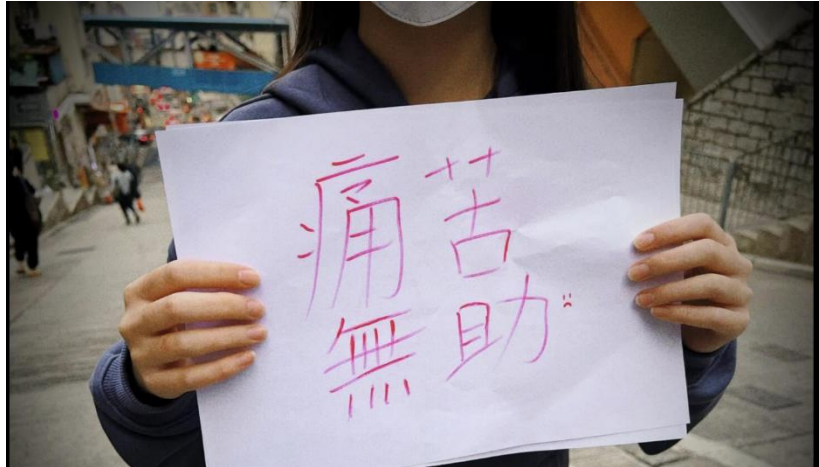
讀者應該記得，本欄多次報導過，世界衛生組織（WHO）提出警告：青年學生的抑鬱、厭學、厭生，全球數字不斷上升，已經成為另一種瘟疫。而在 15-29 歲的青少年中，自殺已經成為第三號大殺手。經濟發達的社會更加厲害，香港也

¹ 自殺率的粗算 = （當年自殺人數/當年總人口）X 100,000

參加了這個行列。WHO 又表示，這只是表面數字，不包括有意圖而沒有行動的、有行動而沒有結果的。

教師努力 也問學生感受

於是，PISA 表現的下滑，就要問：我們的學校，很多是學生非常愉快地生活的，但也有學校氣氛沉悶學生抑鬱的。也有是全校愉快的，但是個別學生抑鬱的；有些容易表現出來，有些不容易被發覺。



■ 學生抑鬱，我們知道嗎？

最近聽校長說，長期缺席的學生也不少；不是大比例，但是愈來愈多。長期缺席，或者不斷間歇缺席的，還有勉強出席而“無心向學”的，都屬於不同程度的厭學，以至休學。這種情形，在其他社會已經變成常態，雖然是大家都不想見到的常態。

說了這許多，可以說明的確是我們大家習慣了的學校制度與教育理念，已經與社會格格不入，工業社會頂峰時期產生的制度與理念，已經無法走下去了。但是，這只能說明全世界遇到的困難，PISA 的表現也的確全球都有下滑的趨勢。為什麼香港下滑比較明顯？

看看香港周圍的學校，都很努力。每到一座學校，都會看到一些創新，學校都會自豪地拿出一些“亮點”。雖然小學可能面臨“殺校”的危機，但是悲觀失措的不是大多數。中學的老師擔任的課種很多，課時也不少；還有種種的課外活動、校外活動、節日演出，還要毫不間斷地與家長交往。不論到什麼學校，都可以看到努力不懈的老師，戰戰兢兢，工作到七、八點才回家，啃個麵包當晚餐。誰敢說我們香港的老師不努力？

不是我們不努力。而是，我們的努力，是在哪一個方向跑？我們被迫要問問：我們的努力，有沒有地方這些年來讓學生更加覺得被壓迫？我們的努力，會不會讓學生更加沒有喘息與思考的餘地？我們埋頭苦幹，會不會使學生無意中更加覺得活得沒有意義？

問這些問題，絕無追究責任的意圖，而是也許我們大家都忙著趕路，沒有機會看路。PISA 成績的公佈，也可以是一貼清醒劑！